

高校教授送外卖一个月 发文揭民生艰难



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邢斌以《2022年冬，我在临沂城送外卖》为题发文，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，揭示了中国大陆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及成因。



教授自述做美团骑手经历

文章说，一个月他送了2000多单，接触了几百个商家，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。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、步行32000步、爬110层楼。这个月综合算下来，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，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。

文章介绍，美团的外卖员分为专送和业余骑手。在临沂城，专送每天必须干12~14小时，一个月必须干26~28天，平均能挣6000

元。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元，都是市区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。业余送外卖的骑手更苦，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，一个月一天不歇能挣7000元。



大陆外卖公司与国外同类公司差异

文章说，在几家外卖公司中，美团最狠，市场占有率最高，蜂鸟众包次之，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，但生意不多。

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是一样的：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，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。

文章称，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，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。肯德基、麦当劳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，无论专职还是业余，外卖员都和公司正式签约，有五险一金，受伤有公司保险，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、亏款、罚款，不催促快递员飞速赶到。

但在中国，骑手出车祸了，每天扣3元保险（公司扣了60%，只把1.2元交给保险公司），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。不够了，县区运营商承担；还不够治病，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，起诉都找不到人。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，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，因为都是“劳动外包”，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。这种重大伤亡事故，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。

如果外卖员猝死，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理睬，因为按照条款，这与外卖公司总部毫无关系，全国起诉外卖公司的案例都没一个赢的。

还有，外卖公司的罚款机制，对于外卖员来说，简直是霸王条款。顾客只要投诉，就会重罚。但是，即使顺利完成送单任务，也会遭遇软件莫名其妙地提示“没有点击送达”，只好停下点击，但第二天就会被罚款。三次申诉都无效，申诉程序一点作用也没有。

文章对比了国外的情况。在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人民币，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。而且，国外的通例是，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：骑手被差评五次，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。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，会被系统封号一年，不能再点外卖，必须自己去取。双方如果投诉，系统会提供电话录音调解。调解不了，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，也可以起诉公司。国外还有工会进行帮助。



像驴一样，被牢牢拴在磨上

文章观察，中国大陆的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，与国外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，内核完全不同。这些公司很特殊，就是这个“大系统”（中共国）的缩影，基因完全一样。

“它的一切设计，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，变得更精密、更准确，‘恰好’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，‘恰好’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，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、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，像驴一样，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”。

文章哀叹：“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，谁能告诉我？”